

宋  
書

列傳第十三

宋書五十二

臣沈

約

新撰

庾悅

王誕

謝景仁

弟述

袁湛

弟豹

褚叔度

庾悅字仲豫潁川陽陵人也曾祖亮晉太尉  
祖義吳國內史父淮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悅

少爲衛將軍琅邪王行參軍司馬徙主簿轉  
右長史桓玄輔政領豫州以悅爲別駕從事史  
遷驍騎將軍玄篡位徙中書侍郎高祖定京邑  
武陵王遵承制以悅爲寧遠將軍安遠護  
軍武陵內史以病去職鎮軍府版咨議參軍  
轉車騎從事中郎劉毅請爲撫軍司馬不就  
遷車騎中軍司馬從征廣固竭其誠力盧循  
逼京都以爲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汝南潁  
川司州之松滋六郡諸軍事建威將軍江州刺

史從東道出鄱陽循還將英糾千餘人斷五畝  
嶠悅破之進據豫章絕循糧援初穀家在京口  
貧約過常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悅  
爲司徒右長史暫至京要府州僚佐共出東堂  
穀已先至遣與悅相聞曰身久躋頓營一遊集  
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爲適豈能以此堂見  
讓悅素豪徑前不答穀語衆人並避之唯穀留  
射如故悅厨饌甚盛不及穀穀旣不去悅甚不歡  
俄頃亦退穀又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鶩豈

能以殘炙見惠悅又不答盧循平後毅求都督江州以江州內地治民爲職不宜置軍府上表陳之曰臣聞天以盈虛爲道治以損益爲義時否而政不革民凋而事不損則無以救急病於已危拯塗炭於將絕自頃戎車屢駕干戈溢境江州以一隅之地當逆順之衝力弱民慢而器運所繼自桓玄以來驅蹙殘毀至乃男不被養女無對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財單力竭無以至此若不曲心矜理有所改移則靡

遺之歎奄焉必及臣謬荷增統傷慨兼懷夫設  
官分職軍國殊用牧民以息務爲大武略以濟  
事爲先今兼而領之蓋出於權事因藉旣久  
遂爲常則江州在腹心之中憑接揚豫藩屏  
所倚實爲重複晉胡寇縱逸朝馬臨江抗禦  
之宜蓋出權計以溫嶠明達事由一已猶覺其  
弊論之備悉今江右區區戶不盈數十萬地不  
踰數千里而統司鱗次未獲減息大而言之足  
爲國恥況乃地在無軍而軍府猶置文武將佐

資費非一豈所謂經國大情揚湯去火者哉具  
州郡邊江民戶遼落加以郵亭嶮闊畏阻風波  
轉輸往還常有淹廢又非所謂因其所利以  
濟其弊者也愚謂宜解軍府移治豫章處  
十郡之中厲簡惠之政比及數年可有生氣  
且屬縣凋散亦有所存而役調送迎不得休止  
亦謂應隨宜并減以簡衆費刺史庾悅自臨  
州部甚有恤民之誠但綱維不革自非綱目所  
理尋陽接轡宜有防遏可即州府千兵以助

郡戍於是解悅都督將軍官以刺史移鎮豫章  
毅以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建威府文武三  
千悉入毅府符攝嚴峻數相挫辱悅不得志疽  
發背到豫章少日卒時年三十八追贈征虜將  
軍以廣固之功追封新陽縣五等男

王誕字茂世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從兄也祖恬  
中軍將軍父混太常誕少有才藻晉孝武帝  
崩從叔尚書令珣爲哀策文久而未就謂誕曰  
猶少序節物一句因出本示誕誕攬筆便益

之接其秋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珣  
嗟歎清拔因而用之襲爵雉鄉侯拜祕書郎  
琅邪王文學中軍功曹隆安四年會稽王世子  
元顯開後軍府又以誕補功曹尋除尚書吏  
部郎仍爲後軍長史領廬江太守加鎮蠻護軍  
轉龍驤將軍琅邪內史長史如故誕結事元  
顯嬖人張法順故爲元顯所寵元顯納妾誕爲  
之親迎隨府轉驃騎長史將軍內史如故元顯  
討桓玄欲悉誅桓氏誕固陳脩等與玄志趣不

同由此得免脩誕甥也及立得志誕將見誅脩  
爲之陳請又言脩等得免之由乃徙誕廣州盧  
循據廣州以誕爲其平南府長史甚賓禮之誕  
久客思歸乃說循曰下官流遠在此被蒙殊眷  
士感知已實思報答本非戎旅在此無用素爲  
劉鎮軍所識情味不淺若得北歸必蒙任寄公  
私際會思報厚恩愈於停此空移歲月循甚然  
之時廣州刺史吳隱之亦爲循所拘留誕又曰將  
軍今留天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

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誕及隱之並得還  
除負外散騎常侍未拜高祖請爲太尉諮議參  
軍轉長史盡心歸奉日夜不懈高祖甚委仗之  
北伐廣固領齊郡太守盧循自蔡洲南走劉毅  
固求追討高祖持疑未決誕密白曰公旣平廣  
固復滅盧循則功蓋終古勲無與二如此大威  
豈可餘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相推耳今  
旣已喪敗不宜復使立功高祖從其說七年以  
爲吳國內史母憂去職高祖征劉毅起爲輔

國將軍誕固辭軍號墨經從行時諸葛長民行  
太尉留府事心不自安高祖甚慮之毅旣平誕求  
先下高祖曰長民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  
曰長民知我蒙公垂眄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爲  
無虞乃可以少安其意高祖笑曰卿勇過賁育  
矣於是先還九年卒時年三十九以南北從征追  
封作唐縣五等侯子詡宋世子舍人早卒

謝景仁陳郡陽夏人衛將軍晦從叔父也名與  
高祖同諱故稱字祖據太傅安第二弟父允宣

城內史景仁幼時與安相及爲安所知始爲前軍  
行參軍輔國參軍事會稽王世子元顯辟又張  
法順權傾一時內外無不造門者唯景仁不至  
年三十方爲著作郎桓玄誅元顯見景仁甚  
知之謂四坐曰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敗遂令  
謝景仁三十方著作郎玄爲太尉以補行參  
軍府轉大將軍仍參軍事玄建楚臺以補黃  
門侍郎及篡位領驍騎將軍景仁博聞強識善  
敘前言往行玄每與之言不倦也玄出行殷仲文

卞範之徒皆騎馬散從而使景仁陪輦高祖爲  
桓脩撫軍中兵參軍嘗詣景仁諮事景仁與  
語悅之因留高祖共食食未辦而景仁爲玄所  
召玄性促急俄頃之間騎詔續至高祖屢求去  
景仁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共  
食豈當不得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高祖甚  
感之常謂景仁是太傅安孫及平京邑入鎮石  
頭景仁與百僚同見高祖高祖目之曰此名公  
孫也謂景仁曰承制府須記室參軍今當相屈

以爲大將軍武陵王遵記室參軍仍爲從事中  
郎遷司徒左長史出爲高祖鎮軍司馬領晉陵  
太守復爲車騎司馬義熙五年高祖以內難旣  
寧思弘外略將伐鮮卑朝議皆謂不可劉毅時  
鎮姑孰固止高祖以爲苻堅侵境謝太傅猶不  
自行宰相遠出傾動根本景仁獨曰公建桓文  
之列應天之心匡復皇祚芟夷茲逆雖業  
高振古而德刑未孚宜推亡固存廣樹威略  
鮮卑密邇壇甸屢犯邊垂伐罪弔民於是乎

在平定之後養銳息徒然後觀兵洛汭脩復園  
寢豈有坐長寇虜縱敵貽患者哉高祖納之及  
北伐大司馬琅邪王天子母弟屬當儲副高祖  
深以根本爲憂轉景仁爲大司馬司馬專總府  
任右衛將軍加給事中又遷吏部尚書時從兄  
混爲左僕射依制不得相臨高祖啓依僕射王  
彪之尚書王劭前例不解職坐選吏部令史邢  
安泰爲都令史平原太守二官共除安泰以令  
史職拜謁陵廟爲御史中丞鄭鮮之所糾白衣

領職八年遷領軍將軍十一年轉右僕射仍轉  
左僕射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淨麗每啞轉啞  
左右人衣事畢即聽一日澣濯每欲啞左右爭  
來受高祖雅相重申以婚姻廬陵王義真妃景  
仁女也十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追贈金紫光祿  
大夫加散騎常侍葬日高祖親臨哭之甚慟與  
驃騎將軍道憐書曰謝景仁殞逝悲痛摧割不  
能自勝汝聞問惋愕亦不可堪其器體淹中情  
寄實重方欲與之共康時務一旦至此痛惜兼